

短篇小說

探中探

黃影著

青山四壁。綠水一泓。斯爲何地。乃龍池谷是也。谷距予邨約至里許。中有隙地數畝。依北山建招提一。厥名妙華。數百年前物也。正殿三進。徧供佛像。殿東有精舍。爲羣僧起居飲食之所。宮殿嵯峨。碧金閃灼。清淨地中之莊嚴地也。

入谷之道凡二。一自谷口文昌閣。循山遵水。屈曲而入。口在谷西。一自龍池嶺畔。分小徑而下。嶺在菴北。斯二道。前者平坦易行。而

後者則崎嶇萬狀。故鄉人之來者。多棄此而取彼。

十餘年前。忽有跛僧至。住此菴。云自楚中來者。禿頂長髯。目光灼灼如電。數年後。又來一居士。亦操楚音。於是人之來此菴者日衆。蓋昔之來者。或爲遊玩。或爲禮佛。僅屬一鄉。而今則又多一請求居士。來者乃屬一邑。讀者諸君。其亦疑居士者。果具有何魔力。而能顛倒羣衆若是。予斯不得不一表居士之隱史焉。

居士者。陸其姓。子通其名。貌類文士。而有英氣。常御墨晶眼鏡。不少去。遂於偵探術。人之求者則以此。蓋吾邑近十餘年。偷竊蠶起。小案常有。大案亦月出一二。然

一失竊後。則如大海撈針。終難破獲。自陸子通以偵探著名後。人來求者。其案輒破。雖間有不破。然被破者終其多數也。但子通之破案。每異於人。僅交賊而不交盜。交賊又多出於夜。其受酬則以交賊爲準。交全賊者。受酬十之三。否則受十之二。人以賊重於酬。多樂求之。於是陸偵探之名大顯。

花紅似錦。草綠如茵。枝頭鶯啼燕語。圃內蝶往蜂來。暮春天氣。景物宜人。斯時予方與予友葉君軼羣。閑行小院。縱談時事。移時。葉君忽曰。『城西何小輪家之劫案。子聞之乎。』予曰。『聞之。現何若。』曰。『破矣。聞何家此次被劫。約

最小第一百六十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六十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三千餘金。經陸偵探後。全賊交出。現何家擬酬陸以千金云。噫。陸偵探之術。亦精矣哉。』予曰。『雖然。予心疑焉。夫世界偵探之破案。未有不交盜者。今陸偵探反之。予心滋疑。必思有以偵之。』葉君曰。『予言甚合吾意。如需吾處。當不惜犬馬之勞。』予曰。『甚善。』時志雖已立。而行尙無時也。

月在林梢。星搖天半。時予方冒晨風。步行龍池嶺上。將達嶺脊。瞥見近面來一人。頭腿均裹紅布。肩揹一包。其行甚疾。人頗面善。但不知見在何號。方其掠予而過時。予駭幾欲踣。逮回首。則已不知其號。因思嶺畔小徑。近者常有人行。此人豈由是下耶。心中雖作是想。

然甚咎今日早行之無謂也。然晏行則又畏暑。蓋予今日乃應輪溪五姑氏之招也。予邨至輪溪約三十里。予既至五姑家。甫入門。五姑則呼曰。『刼。昨夜被刼。』予聞言若有所觸。繼詢曰。『刼乎。何時。』五姑曰。『約今晨三句鐘。』予曰。『何以知之。』曰。『予家昨晚以事。睡已夜半。故知之。』予曰。『今將何如。』曰。『將往請陸偵探。姪能任此責乎。』予急曰。『否。否。予不能任此責。且亦無需陸偵探。五姑苟能假予旬日。予當有以報命。』五姑曰。『可。姪姑試之。無效。再請偵探。亦不遲也。』予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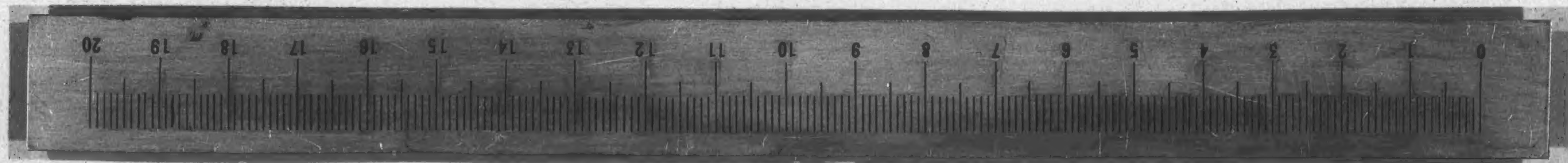
盤桓二時。即忽忽告別返。至家時。已萬家燈火矣。

翌晨。以箋招葉軼羣君至。告以昨事。且曰。『予輩今日可一游妙華。』葉君曰。『善。』夕陽西下。宿鳥歸林。予與葉君亦倦游返。途次。予謂葉君曰。『有所得乎。』曰。『然。然子盍先言。』予曰。『予昨晨所見。即此僧也。』葉君駭然曰。『有是乎。』予曰。『然。彼以入定未見予。而予知其審矣。予今後乃知僧之跋與髯。皆僞也。』葉君曰。『子獨未見三層殿門之封閉乎。陸偵探謂內有巨蟒。閉已十餘年。觀旁所立碑。信也。但予於觀此碑時。手傍去。用力過猛。覺碑可動。且碑旁之土特堅。吾信此中必有關鍵。此關一破。真相可得。』予曰。『君此種精細。真有類偵探行爲。』葉

良辰好友社發行

■上海
小南市新碼頭裏
良辰好友社發行

癡棠記 范萃記
代筆記 援艷記
弔波記 心許記
全孝記 袖珍記
帕證記 像異記
恆情記 就役記
幻艷記 重諧記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函購寄費不加



君聞言。一笑別去。

天上明星點點。林間鳴蟬聲聲。斯時予與葉君軼羣。靜臥龍池谷口文昌閣上。時探首出窗外望。良久。予謂葉君曰。『子輩宿此。覘彼行動。今已三宵。端倪毫無。奈何。』時葉君方探首外望。忽輕促其聲呼曰。『亞飛。盜來矣。』亞飛者。予名也。予聞言。躍而起。果見龍池嶺上。十餘人跳躍而來。打扮均如前所見僧。皆由小徑下。魚貫入菴。天將曉。復齊出由原路去。予二人亦歸。

予乃謂葉君曰。『可入探其究竟矣。』於二人下。至菴前。見門洞開。葉君即趨三殿前。欲拔石碑入。刀不勝。得予助。乃可。碑長四尺。橫半之。約重數百觔。碑後果有洞。連三殿。二人相將入。忽聞有聲。起自殿之兩廂。二人分頭往探。返述所見皆同。蓋房內燈尚未滅。有女子和衣而睡。時忽於正殿桌上燈下。發見紅帖二紙。一書『昨晚叨賜盛饌。謝謝。』一書『今晚略備菲筵。敬爲趙劉二大王壽。』予曰。『噫嘻。險哉。紅幫匪徒。已在境內。若不早圖。爲患匪淺。彼陸子通者。亦僞名也。』斯時予二人之目的已達。遂出。將碑復閉原處而返。

香烟繞繚。鐘磬鏗鏘。禮佛者東跪西拜。跛足僧亦往來其間。如商羊之舞然。忽聞一聲曰。『執。』則衆香客羣奔跛僧。跛僧欲格。然衆寡之勢懸殊。予時趣精舍。見葉君方與陸偵探門。偵探見予。一躍登屋。葉君隨而執偵探足。偵探仆。二匪皆被縛。同送諸有司。香客禮佛。乃予與葉君計也。葉君尙欲窮其餘小匪。予以蛇無頭不行解焉。彬薈氏曰。斯事乃聞諸從兄亞飛。亞飛與軼羣。皆予至友。二人皆魁梧奇偉。心思細致。苟善自爲之。則將來於偵探事業。必有可觀者焉。斯案既破。境內以安。僉謂陸子通假偵探之名。與跛僧狼狽爲奸。乃偵探界之罪人。若黃葉二先生者。眞乃偵探界之偉人哉。

最小彙訂已出五集

最小報每三十號彙訂一集。現自第一號至第一百五十號。彙訂五集。已經訂出。每集實價大洋五角。五集合購。廉價大洋二元。函購寄費不加。欸請郵匯。所訂不多。購須從速。

良晨好友社白

請購廉價的
美術信箋

良晨箋

良晨箋是一種最新美術信箋。張枕綠題字。嚴個凡補畫。格式極別緻。印有紅色綠色藍色三種。任憑選擇。每百張實價大洋二角。每四千張。實價大洋五元。寄費一律免加。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發行

十三年一月份出版新書預告

頁數 書價者

是上

行

子良色日

大日





編輯人語
本報第一百六十一號（二月五日）即陰曆元旦出版。爲「小特號」。特刊八張。所載文字。不論小說。開文。每篇首句。第一字。統爲「一」。一字。已由諸名作家。撰就稿件。凡於一月廿八日前投稿。猶及刊入。惟每篇字數勿逾五百。

▼本報恢復旬刊制感言

張枕綠

本報既定自第一百六十一號始。恢復旬刊制。愛讀者喟然歎曰。昔者。間日一晤。猶以爲未足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今而後。屈指陽歷

逢五。不幾類大旱之望雲霓邪。好事者惘然思曰。最小報之銷行。不謂不廣。間日之所獲。統計之甯遜於旬日之所獲。而自放其利何邪。嫉妬者蹙然憂曰。刊物而有永久之價值。固匪刊期迫迫者所可致。最小報見幾而作。惟善是圖。不惜

犧牲其目前。益鞏基礎於日後。先鞭已着。奈之何邪。本報編者肅然起曰。旬日一刊。則所讀可期全精。母喟然也。設因所刊全精。而銷行之廣。十倍於曩。是益利矣。即曰未能。較諸敷衍塞責。以應迫促之刊期。不顧讀者之時間經濟。其主事者精神上之所獲。又豈可測計哉。請重思之。母惘然也。過且弗憚改。辦法朝夕可變通也。擇其善者而從之。不恥。母蹙然也。雖然。諸君皆極關心「最小」者也。宜感謝。請稍俟。再會。

▼題枕綠纏綿集

天石

風流天付與韶郎。心底纏綿筆底香。畢竟人生如夢幻。溫柔不住住何鄉。（借定菴句）



敵入現缺國學
研究社出版之
國學週刊第十
七十八十九廿
期四張時事新
報陽歷一月三
日五兩份如
肯割愛者當以
劍俠小說爲酬
來函請寄廣東
路五十六號葛
天民收

▲尊處亦需印刷否？

本社承印書籍。簿據。章程。傳單。招貼。封箋。名片。一切零星物件。代製鉅銅三色版。有種種勝人之處。試舉如下。(一)本社聘有美術家。專司打樣。務使格式美觀。倘需繪圖。亦極便利。(二)本社校對員。學宏心細。代為校對。謬誤甚少。(三)本社所聘印刷技師。富於經驗。印刷之清朗。墨色之鮮明。高人一等。(四)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為職志。非孳孳為利者可比。故取價特別低廉。(五)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外埠委印。郵運費由本社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張枕綠最近
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何海鳴先生論爲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卽其外表。亦有可言。(一)書作橫式。若賬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張君著作時。搜想時。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復刊張君墨蹟。(三)全書用瑞典紙。以昭鄭重。(四)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精美無比。全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特價大洋四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下如錄目容內)

十七年後的一物
燈前之酒
一轉念間
榮譽與健康
影上爪痕
兩父之間
同夢
衾底良心
窗外之人
陽春殘華
目前
隔室
藝術與慈愛

美境的破滅
雪宵匠籲
診費
毀譽
吊偶
可憐的劣子
一塊肉
操縱
婦人之言
謠言
悔悟
卜別七日
一年辛苦爲誰忙

蘇州某醫

朱秋鏡

蘇州某醫。忘其名。年八十矣。而門庭如市。不減其少年初出茅時也。善手術。精內外科。相傳有抄本秘方一冊。匿不示人。凡有險症瘡痍。祇塗藥些須。立愈。因之名藉藉。一日。有自高樓失足墜而傷其腹者。踵門求治。其人年方壯。約三十許。以墜時落地。腹觸石。裂三寸許一縫。寸餘長之腸出焉。血殷然。偏胸腹而涓涓猶未止。斜依一榻上。二壯夫抬之。一子隨以俱來。及門。某醫視之。笑曰。此易與也。因令仍坐榻上。置榻于室之一隅。已則取長旱烟管。燃而吸之。態殊舒然。如不以爲意者。與其

子論病因。且瑣瑣問其籍貫。語絮絮。其子頗以不治其父之病爲疑。然亦不敢問。某醫知病者好動。每喜登高地。俯矚萬象。今日之傷亦以其立窗前所致。乃怒目視之曰。後生輩喜作此無益事。汝亦喜之乎。佳佳。今且任汝痛。吾不欲醫汝。言已。仍吸其烟。傷者痛甚。聞其言大憤。思彼治我病。我償以資理也。不治可耳。辱我何可哉。思出言罵之。不意愈憤愈痛。痛之甚。不得已大呼先生救吾。吾誠無狀也。時某醫已吸烟六七管。其實烟處熱如火。觸之灼手。聞其言。且笑且以管迫傷處曰。吾且灸去腸之露腹外者。傷者大驚。不知不覺之中。其腸頓縮入。醫大笑。敷藥

少許。戒之曰。治此等病最難。幸勿有恃無恐。故態復萌。致無救也。一星期而愈。平復如常。

秋鏡曰。異哉某醫。神哉某醫。其以醫爲戲者耶。裂腹而露其腸。雖良醫遇之。亦且束手。庸庸者無論矣。而某醫乃以游戲出之。卒奏奇效。治不治。而不留餘路嗚呼。神矣。雖然。令弗燭之於前者。又安敢輕于一試哉。

我想像中之小說家與

藥名對照

龔心華

周瘦鵲——大陸雅霜
天台山農——廣生花露水
王鈍根——良濟生髮油
趙荅狂——兜安氏藥膏

最小第一百六十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六十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徐卓呆——五洲自來血
胡寄塵——中法補腦汁
劉豁公——艾羅魚肝油
范烟橋——辦香廬半夏麵
馬二先生——日本仁丹
嚴芙蓉——龍虎人丹
嚴獨鶴——德國二百五
程瞻廬——九福百靈機
何海鳴——科法金雞納霜
程小青——頭痛膏
向愷然——屈臣氏寶塔糖
張枕綠——時雨麻面藥水
戚飯牛——英國虎力丸

心華附註。這是小子筆狂。開罪于請大家處。幸勿見責。

斗室雜記

(四) 胡道靜

這斗室雜記也曾遇險的。原來有

一次。我到校中去。帶着斗室雜記去投郵筒。不料在途中失落了。我仍是不知只向前去。幸虧後面有一位慈善的老頭兒。拾給我的。真險啊。

用英文譯中文。或者用中文譯英文。直接的翻。往往要弄笑話。有一次。先生問我們英文話「天天」叫甚麼。有一個人答道。Shy Shy。引得先生和我們大笑。原來譯出是Everyday

琴庵漫載

歐東谷

予姑母適黃。十九齡。夫即見背。撫孤守節。垂四十年。卒時。其哲嗣曉東中表。已宣勤教育界。蜚然有聲矣。猶憶予戚曹公曾致輓語云。舊學重綱常。賴有茲鍾郝遺徵

垂芳彤史。新潮崇解放。慨此後冰霜大節。絕迹人寰。其不滿於時流之舉。慨乎言之。予謂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今者過渡時期。雖未能盡軌於範。究不可以概論也。新舊畛域之不易化除。有如是者。改革豈易言乎。

水仙

陸二瞻

不傍山回傍曲塘。踟躕環珮曳聲涼。生來纖削偏宜素。想入清虛覺有香。羅襪生塵波作屋。鉢衣浮影水爲王。沉沉月姊呼難醒。一枕淩寒睡幾行。

一星幽意落花塘。霧縠蛟綃涓涓涼。湘女夢回水泛影。宓妃魂動月流香。開同梅蕊應呼弟。品似蘭心合拜王。想是晶宮多姊妹。齊肩排着雁行行。

